

好书推荐

《东坡在人间》

阿来著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六月，苏轼遇赦自儋州渡海北归，一年后在常州终老，这是其生命的最后旅程。阿来以宏阔的历史视野与深邃的人文关怀，截取东坡这段北归行程，并重返东坡北归路，与其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。阿来以同行及追随者的视角，深度进入真实历史轨迹中东坡浩瀚幽微的内心世界。既记述东坡黄州研究烹饪、惠州修路架桥、儋州开馆授徒等民生关怀，亦刻画其“大江东去”的旷达与对前路彷徨交织的复杂人格。



《国家记忆：故宫文物南迁史》

郑欣淼著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/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聚焦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这一民族文化保卫壮举，以翔实史料与生动笔触，还原了这场历时十余年、跨越万里的文化迁徙之路。从北平启程，数十万件国宝辗转上海、南京、四川等地，躲过战火劫掠，在各界人士的守护下得以保全。书中不仅记录了文物转运的艰辛历程，更彰显了乱世中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以生命守护文化根脉的赤诚，展现了中华文明在危难中坚韧不拔的生命力，是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与民族情怀的文化记忆读本。



质朴文字里的温情与哲思

——读李银昭的散文集《一册清凉》

◎ 赵平

作家李银昭的散文集《一册清凉》是荣获第十届“四川文学奖”的作品，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分为“生命的温润”“秋叶静美”“站立的风景”三个专辑，诸多篇章皆为抒写作者个人经历及情感心路的散文随笔，一篇一篇认真读下来，如欣赏一幅幅触流暢、质感独到的素描画作，一种寓于人生与人性的美感油然而生。

李银昭的文字朴素自然，情感厚真挚，鲜见华丽辞藻，更无矫情做作，堪称朴实无华的性情之文。他着力挖掘亲情关系里蕴含的、引发情感共鸣与精神慰藉的美好特质，用文字表现亲情之美，深情讴歌母爱的伟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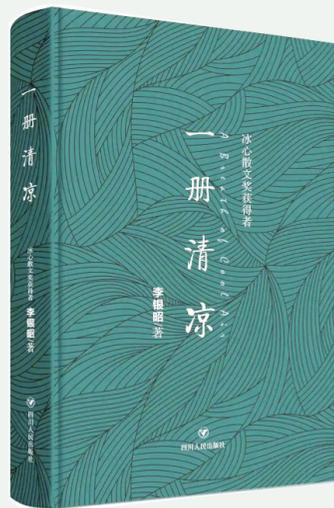
亲情之美往往不依赖外在形式，而更多潜藏于日常细节之中。在《看母亲端碗时的端庄和享受》这篇不足两千字的散文里，作者使用平实质朴的文字、白描线绘的手法，娓娓描述了一段陪着母亲去昭觉寺点香敬蜡，一起到饭堂吃斋饭的经历，用笔缜密、纤毫毕现地呈现生活的真实，让读者在温暖中感受生命的联结与归属。

作者非常善于用细节说话，正是有了这些细节的托举，让母亲的形象充满了生命力，作者对母亲深厚的情感也表现得入木三分，令人动容。

在李银昭笔下，乡愁就是一团解不开的心结，化不淡的山岚，这种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之情，又实在是一种复杂的情感，一种怅惘的眷恋。

读过很多遍《遍地冬瓜的下午》，许多时候，我都毫不掩饰对这篇散文的喜爱，为它的平凡真挚，为它蕴含其中的乡愁之美。

有那么一个下午，作者开车出城，来到山里的一片冬瓜地。冬瓜花，冬瓜藤，冬瓜蒂，冬瓜的生长形态，冬瓜的颜色变化，还有小时候睡在冬瓜地里的旧事……被触动了心绪的作者下车数起那遍地的冬瓜来。然而，这个过程总被各种因素于扰着，一会儿是一只母鸡被一只大红公鸡紧追着，从竹林里跑到冬瓜地里；一会儿是自己眼睛发花，地边上几个冬瓜没数上；一会儿又是一位老人出现在冬瓜地边，“一缕牲畜的味道，一缕烟火的味道，似乎随着老人的出现，弥漫过来”……作者近乎自然主义的描写，并非肤浅的陈述眼前所见，这一大段文字的推进层次清晰明了，颇显写作功力，饱含着对往昔生活、逝去岁月的追忆和留恋。



离开冬瓜地，作者驱车上了高速公路回城。“天全黑了，雨下得大了”，他突然将车靠到路边，下车站在雨中的应急车道上。他又想起了下午的那片冬瓜地，那片让他“听到了小时候的风，看到了小时候的雨，数上了小时候的冬瓜”的冬瓜地。他明白，“山野的一切，将随着车头向城里的靠近而随我渐远，在我的生命里，戛然而止，曲终人散，不可再有。”他感觉脸上的雨水变成了两行热泪，雨中的他放声痛哭，“哭声由小变大，由近及远，最后，被淹没在无边无际的哗哗的雨声里。”

正是有了先前的厚实铺垫和浓烈渲染，作者在这里的情感释放可谓水到渠成，含蓄文字后面的情感波涛汹涌，撼动人心。一连串看似平淡无奇，甚至有些琐碎的叙述当中，竟然积聚着那么炽烈的情感：关于乡思，关于乡愁，关于过往岁月的惆怅和对当下现实的感慨。

好的散文一定是有思想的文字，即所谓“文以载道”，而这个“道”应该“随风潜入夜”，更需要“润物细无声”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《一册清凉》就像深藏在山林幽谷中的一泓清泉，幽深静谧，沁入心脾，荡涤人心。

茶马古道，一片茶叶的旅程

——读《又见茶马古道》

◎ 高富华

茶马古道是一条文化的血脉，也是民族彼此相融的和谐之道。

云南“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”是全球首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，景迈山是著名普洱茶产地，也是滇藏茶马古道的起点。

起源于四川盆地边缘雅安，穿越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，延伸至西亚、南亚的川藏茶马古道，无论在历史来源、规模和生产传承上，都要比滇藏茶马古道更加源远流长。

2004年，成都举办“茶马古道”摄影展，展出了清末法国驻昆总领事方苏雅拍摄的照片。同年，来自中国各地的茶马古道专家相约雅安考察茶马古道。也是在这年，我们踏上了茶马古道的考察之旅。

从三交坪到化林坪，从这“坪”到那“坪”，我们翻越了2800多米的飞越岭，看到了花岗石上星罗棋布的“拐子窝”，找到了当年方苏雅拍摄背夫的地点，也拜读了甘孜作家蒋秀英的《恢宏千年茶马古道》一书。

后来，机缘巧合下，我在茶马古道上走了几个来回，对茶马古道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。

在我看来，川藏茶马古道分为两段，“背夫茶路”和“雪域茶路”。

从雅安到康定是“背夫茶路”，由于山路崎岖，马匹通行困难，只得靠人力背运。从雅安背运到康定，背夫每天跋山涉水，艰难地行走十多天，才能到达康定。

从康定到拉萨是“雪域茶路”，主要靠牦牛运输，边走边放牧，感受着四季的变化，需要一两年才能走个来回。

这段318国道的前身是川藏公路，而川藏公路的前身是康藏公路，而康藏公路的过去，就是“茶马古道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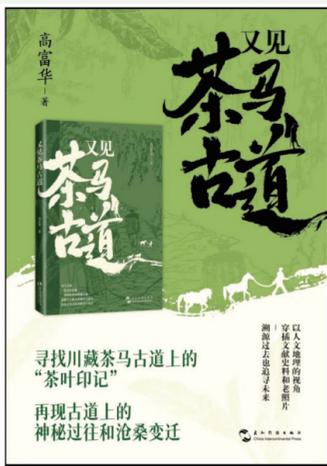
雅安是茶马古道的起点，也是康藏公路的起点。随着康藏公路的建成通车，茶马古道早已湮没在大山深处。而路名的不断更迭，康藏公路这一名称，也渐渐地被世人淡忘。

从遥远的茶马古道到今天的G4218雅叶高速公路，都是从内地跃升到青藏高原的“天路”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它们“跃升”的地方，都在雅安。

在很多人眼里，雅安甘孜是邻居，四川西藏如一家。

雅安是“康藏门户”，固然不假，但这“门户”有点



特别。推开门户，一道“门槛山”挡住了“门户”。这道“门槛山”何其了得，是一道从第二阶梯向第一阶梯过渡的“门槛山”，陡然升高好几千米，从雅安到拉萨相距也是好几千公里。

这“门槛山”，不但“高不可攀”，更是“遥不可及”。

让人惊叹的是，“高不可攀”“遥不可及”的“门槛山”，G318线公路经过漫长的助跑，到了雅安才开始“起跳”，不仅一跃而上，还一跃而过了青藏高原。而G4218雅叶高速公路的“零公路”就在雅安，没有助跑，一起步就是起跳，直接从四川盆地的边缘跃上青藏高原。

一条“天路”的前世今生，在人们“溯源”和“追远”中久久回荡，日渐清晰。

到川藏茶马古道上旅游，最好的出行方式，还得从成都或雅安乘车出发，一路感受这条世界上最美丽、最险峻、最跌宕起伏的古道。川藏茶马古道既是一条文化风景线，也是一条自然风光线，既可“溯源”，更能“追远”。

是的，我们除了要“溯源”，还要“追远”，那就沏一壶藏茶，打开这本书，走进茶马古道的历史与传奇。

光影纵横

《生命树》：荒原上的生命图腾

◎ 李禹彤

在2026年初的荧屏上，一部扎根于青海高原、以凛冽现实为底色的电视剧《生命树》悄然“破土”。它不是温室里的盆栽，而是长在海拔4800米无人区里、顽强向阳而生的杨树。

《生命树》最先抓人眼球的，是那种直抵灵魂的荒凉之美。

剧组深入可可西里、三江源实景拍摄，完成了对自然敬畏式的还原。镜头下的青海不再是滤镜里的旅游胜地，而是神性与残酷并存的真实现场。大片低垂的云层、连绵的雪山、风沙侵蚀后的褶皱，构成了一种冷峻的影像格调。

在这种极简的背景下，主角白菊（杨紫饰）院落里那棵名为“生命树”的杨树，成为了唯一的色彩。它不仅是白菊父亲留下的信仰火种，更是万千守护者沉默力量的化身。

这种真实感更延伸至角色本身。当观众习惯了国产剧中一尘不染的妆造，看到白菊面颊带高原红、指甲缝里的泥土，以及多杰队长（胡歌饰）在烈风中粗粝的皮肤，这种视觉上的“粗糙”反而成就了审美的极致。服化道的克制，消解了明星光环，让他们真正融进了那片土地。

《生命树》巧妙地平衡了主旋律的使命感与悬疑剧的对抗性，在多线叙事中流淌出觉醒的力量。

生死博弈的残酷。剧集中关于保护藏羚羊、抓捕盗猎者的博弈，充满了刺痛感。尤其是多杰队长的牺牲，成为了全剧最沉痛的泪点。当无数珍稀动物倒在人类贪婪的枪口下，那种关于生命消逝的痛感穿透屏幕，时刻提醒观众：我们谈论的生态美景，其实是前行者用鲜血和白骨守住的底线。

女性成长的“破壳”。白菊的成长线是全剧的灵魂。她的坚韧，是在极端环

境下对家园近乎执拗的守护，是一种生命力的彻底绽放。

时代命题的博弈。剧作深入探讨了贫困地区在面对“要金山银山还是要绿水青山”时的阵痛。它没有流于简单的环保说教，而是展示了真实生活里的困境与挣扎，引导观众明白：绿水青山才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“根脉”。这种从迷茫到清醒的抉择，赋予了本剧“绿色营养剂”的深层价值。

在《生命树》中，演员贡献了极具穿透力的“去表演化”演绎。

杨紫的“稳”。她精准捕捉到了高原女性的倔强与纯真。在多杰队长牺牲的重头戏中，她没有外放的号啕，那种隐忍而深刻的悲恸，反而更具心灵冲击力。

胡歌的“藏”。胡歌贡献了极具内敛美的表演。他将角色的沧桑感与背后的深情巧妙融合，每一个眼神都像高原上掠过的风，带着复杂的故事感。

群像的“托”。梅婷等老戏骨如稳固的地基，让全剧的情感逻辑密不透风。全员演技在线，让每一个角色都有了有血有肉的个体，让观众在笑点中感受温度，在泪点中感悟牺牲。

《生命树》的英文译名为“根脉”，其核心观点清晰而有力——生命是平等的，守护是永恒的。剧中那些在荒原上用命换取安宁的平凡人，让观众意识到，每一只在雪原上奔跑的灵动生命，背后都有一双疲惫但明亮的眼睛在注视。

剧作在结局处并未落入俗套的圆满，而是透着一种苍凉的希望。这种苍凉，并非为了渲染悲伤，而是为了唤醒每一个人心中那份关于生命平等的自发觉醒。

《生命树》不仅是一部关于生态保护题材的电视剧，更是荒原上的生命图腾，是写给所有守护者的赞歌。

《镖人：风起大漠》传统功夫美学的复归

◎ 王素芳

2026年春节档刚刚落幕。《镖人：风起大漠》（以下简称《镖人》）不仅是其中最受业界好评的一部，也是自首映第二天起实现排片比和票房逆袭的唯一影片。《镖人》以硬桥硬马的传统功夫美学，打造了一段大漠狂沙中的镖人传奇。

硬桥硬马真功夫

武侠动作片曾是中国电影驰名海内外的核心类型。从早期胡金铨的写意、张彻的阳刚美学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徐克开启的新武侠浪潮，再到二十一世纪以来CG合成技术的迅速发展，飞天遁地、CG特效取代硬派武侠成为主流。类型迭代带来的视觉升级，却让“真功夫”与“侠义”逐渐脱节。动作演员的断代、高投资的风险以及CG泛滥引发的审美疲劳一度让武侠动作片市场陷入低谷。《镖人》放弃动作特效，回归硬桥硬马的实拍传统，重拾了华语武侠动作片的“真功夫”传统与匠人精神。

从60℃高温的新疆沙漠到隆冬零下几度的北京，《镖人》剧组堪称调度最苦表演最难的工业团队。影片坚持前往新疆沙漠实拍取景。新疆的酷暑从漫天沙尘暴到暴雨倾盆，变幻无常。800多人的《镖人》剧组，从80岁高龄的导演袁和平到最小的5岁小演员，通宵达旦、迎难而上。马术、武术、格斗、驾车技艺和体能培训，更让年轻演员们深受历练。

影片以武戏见长。吴京、张晋联合对打李连杰的开场部分精彩绝伦。袁和平立足于实战逻辑，习惯于用单机位寻找最佳动作瞬间，且使用威亚时，重视演员的发力点以及重力之下的动作调度。这使得他的动作画面少了一份徐克和程小东的潇洒飘逸，多了一份真实感和力度美。

影片的动作设计还特别注重环境元素的应用。刀马与谛听的沙暴对决、刀马与玉面鬼的火油大战以及刀马营救小七的长安之战，都有效利用了风沙、夜火和冬雪的环境因素。这种动作设计在酷炫华丽的画面之外，又营造了紧张刺激的观赏节奏，场面十分震撼。除此之外，为了突出个性和变化，以兵器来区分角色的辨识度和性格特征。刀马的环首大刀、阿育娅的弓箭、谛听的双鞭、隗知的钢爪、双头蛇的连绳双刃、赖家兄弟的双月弯刀……十八般兵器配上十八般招式，花样百出，叫人叹为观止。

四代武行铸武魂

影片以袁和平为核心，汇聚了四代武术指导和武行人材。片尾袁和平和张鑫炎（李连杰的师父）、吴彬（吴京的师父）等前辈一起亮相，也是影片对香港武行奠基人的致敬。第二代的李连杰出身武术冠军，将传统武侠动作推向巅峰；第三代的吴京、谷轩昭（袁和平的徒弟，该片的动作指导）将现代格斗、军事动作与传统动作相互融合。特别是吴京，2023年开办动作表演机构“影武堂”，主打“真听真看真感觉；真摔真打真表演”六真原则，力图解决动作片人才断层的问题。以于适、陈丽君以及“影武堂”学员为代表的新生代演员，正成为未来动作片的接力者。

《镖人》坚守硬派武侠和实拍传统，汇聚四代武行人材同台创作，成为传统功夫美学与行业人才传承的典型样本。从电影工业的发展角度而言，它既是香港功夫片自《一代宗师》后沉寂多年的一次成功探索，也是在“影视寒冬”的宏观背景下寻求救市良策的一种有效尝试。